

盧照鄰集箋注

增訂本



鹿洲初學集卷一



〔唐〕盧照鄰 著
祝尚書 箋注

盧照鄰集箋注

增訂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盧照鄰集箋注(增訂本)/[唐]盧照鄰著;祝尚書箋注.—2
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0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5772-1

I.①盧… II.①盧… ②祝… III.①古典文學—作品綜
合集—中國—唐代 IV.①I214.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0)第225339號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盧照鄰集箋注

(增訂本)

[唐]盧照鄰 著

祝尚書 箋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網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20 插頁7 字數425,000

2011年10月第2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500

ISBN 978-7-5325-5772-1

I·2276 平裝定價: 60.00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系

新制嘗著釋家五惡等文五惡者已有親遭患遠離已尚傷遠世尚法已好清
淨遭時就悔已有病遭上封禪已有才遠癘不用頗有騷人之風甚為文士
稱道

盧
新都



清上官周繪盧照鄰像（載乾隆八年刊《晚笑堂畫傳》）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

序二

文集二

駙馬喬君集序一首

南陽公集序一首

陳氏集序一首

上官昭容集序一首

駙馬都尉喬君集序

盧照隣

昔文王既沒道不在於茲乎尼父克生禮盡歸於是矣其
後荀卿孟子服儒者之褒衣屈平宋玉弄詞人之柔翰禮
樂之道已顛墜於斯文雅頌之風猶緜聯於季葉痛乎主澤
既竭諸侯爲麋鹿之場帝圖伊梗天下作豺狼之國秦人
一滅舊章大愚黔首羣書赴火化崑岳之高煙儒士投坑
變蓬萊之巨壑樂沉於海河間王初睠睠於古篇禮適諸
夷齊叔孫區區於綿絕安國討論科斗五典叶從史遷祖
述獲麟八書爰創衣冠禮樂重聞三代之風玉帛謳歌無

盧照鄰集卷上

賦

秋霖賦

覽萬物兮竊獨悲此秋霖風橫天而瑟瑟雲
覆海而沉沉居人對之憂不解行客見之思
已深若乃千井埋煙百廬涵潦青苔被壁綠
萍生道於時巷無人跡林無鳥聲野陰霾而
因晦山幽曖而不明長塗未半茫茫漫漫莫
不埋輪據鞍銜悽茹歎借如尼父去魯圍陳

上澠涵芬樓借江安
傳氏雙鑑樓藏明閩
漳張氏刊本景印原
書版匡高營造尺六
寸三分寬四寸六分

幽憂子集題詞

古今文士奇窮未有如盧昇之
之甚者夫其仕宦不達則亦已
耳沉疴永痼無復聊賴至自投
魚腹中古來膏肓無此死法也
昇之方始寢瘵自以僊方為必

《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明崇禎張燮刊七卷本《幽憂子集》

前言

盧照鄰，字昇之，染疾後自號幽憂子，幽州范陽（今河北涿州市）人。生卒年不可確考，約生於唐太宗貞觀六年（六三二），而據新發現的佚文翼令張懷器去思碑，約於武后天冊萬歲元年（六九五）或之後數年間去世，享年六十餘歲。盧照鄰是初唐著名作家，與王勃、楊炯、駱賓王以文章齊名天下，世稱「初唐四傑」，亦稱「盧、駱、王、楊四才子」（郝雲卿駱賓王文集序）。

一

盧照鄰身經太宗、高宗、武后三朝，主要活動於高宗時代。唐太宗勵精圖強，革新政治，發展經濟，出現了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高宗雖較昏庸，但他上紹父業而守成之，社會經濟仍在繼續發展，基本上維持着「太平盛世」的大局面。然而由於高宗寵信武氏，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鬭爭逐漸加劇，潛伏着深刻的政治危機。這不能不影響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自然也影響着一代文人的生活、思想和創作。

盧照鄰出生於范陽盧氏，這是北方一個著名的舊士族。他自稱是「北祖」盧偃的九世孫，却從未言及其父、祖仕歷，或已是遠房別支。盧照鄰少年時代生活大約比較優裕，故後來常以出身「衣冕之

族」，少爲「玉樹金枝」而感到自豪。十餘歲時，遊學南下，受業於著名文字學家曹憲、經史專家王義方，聰敏好學，尤善屬文。弱冠學成求仕，授鄧王府典籤，鄧王李元裕甚爲愛重，嘗以司馬相如相許。約高宗顯慶末，他離鄧王府到秘書省任職，後遭屏竄。約在此後不久，嘗因橫事入獄，幸爲友人救護得免。盧照鄰在仕途上過早地遭到挫折，「侏儒何功兮短飽？」曼倩何負兮長貧？（雙槿樹賦）才華橫溢的青年詩人感到委屈和不滿。

約龍朔初到咸亨中，盧照鄰曾多次入蜀，現可考者即有三次。第一次約在龍朔初，他「栖栖以赴蜀」，落魄失意。入仕之初，曾「自謂明主以令僕相待，朝廷以黃散爲輕」（釋疾文粵若）；現在，幻想破滅了，他嘆息道：「獨有南冠客，耿耿泣離羣。」（贈李榮道士）約於乾封初，盧照鄰又奉命出使益州大都督府。經過十多年的仕途坎坷，當年「刻鵠初成」時的熱情已經冷卻，他逐漸看到了社會的陰暗面：「誰念復芻狗，山河獨偏喪。」（奉使益州至長安發鍾陽驛）總章二年（六六九）五月，盧照鄰爲新都尉，第三次入蜀。「鵬飛俱望昔，螻曲共悲今。」（酬張少府柬之）他對前程近乎絕望了，於是與王勃等人在蜀中恣情山水。爲尉約兩年，即快快不樂而去官離蜀，赴長安參加典選，結束了前後約十年於長安、蜀中的奔波生活。

盧照鄰參選結果如何，今不得而知，據說與王、楊、駱同時遭到吏部侍郎裴行儉的譏評，蓋亦不得志。隨後他回到父母居住的太白山下，開始了更爲不幸的後半生。大約在此期間，他身染風疾（據五

悲、釋疾文所述病狀，似即風痹，或麻瘋病），又遭父喪，病情日重。居喪期滿，他先後到長安、洛陽問醫養病，遂臥疾東龍門山。後病轉篤，徙具茨山下，終以不堪其苦，自沉潁水而死。盧照鄰的後半生十分悲慘。雖然活得很艱難，在四傑中他却唯一高壽，很可能是最後離開人世的。

盧照鄰的思想是複雜的，儒、道、釋三家對他都有很深的影響。他在晚年所作的釋疾文粵若中說：「先朝（指高宗朝）好吏，予方學於孔墨（偏指「孔」，即儒）；今上（指武后）好法，予晚受乎老莊。」可見他早年熱心仕進，以儒家思想為主。自人仕途，「常謂五府交辟，三台共推，朝紆會稽之綬，夕獻長楊之詞」（五悲窮通），對未來滿懷憧憬，態度是積極的，渴望在政治上大展宏圖。但現實却是冷酷的，他沉迹下僚前後達二十年，始終沒有施展才能的機會。即使晚年病廢而枯臥空山，他也並沒有忘却世事。我們讀他這時期所作的五悲、釋疾文等，感到詩人痛苦的心仍像一團火在燃燒，深以自己無時無命，未能如伊尹、姜太公、管仲等匡輔王業而追恨不已。

盧照鄰受道家思想和道教影響尤深。這既是他仕途坎坷、身染惡疾所致，也是時代風氣使然。李唐皇帝自稱老子為其遠祖，推尊道教，世以習道為尚，盧照鄰自莫能外。為新都尉時，他在于時春也慨然有江湖之思，寄此贈柳九隴詩中道：「倘遇鸞將鶴，誰論貂與蟬！」臥病後，更是「紫書常日閱，丹藥幾年成」（羈臥山中），並曾「學道於東龍門山精舍」（與洛陽名流朝士乞藥直書）。在其絕筆釋疾文命曰中，以太上老君作為「訪訣」的最後歸宿。作者詩文中引老、莊之語比比皆是。慕仙求道，齊榮辱、

等生死，成爲他仕途失意和荒山臥病後的思想遁逃藪，他試圖以此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和解脫。

盧照鄰奉佛，主要在臥病以後。作於東龍門山的五悲悲人生，以儒、道二客趨伏所謂「大聖」（即佛）作結，表明他這時佛家思想佔了上風。在寄裴舍人諸公遺衣藥直書中又自謂「晚更篤信佛法」，并在山間營建佛寺以祈福。實際上，盧照鄰奉佛與學道一樣，不過是在極度苦悶中尋求精神寄託，連他自己都覺得可笑：「本欲息貪寡欲，緣此（指營建佛寺）更使貪心萌生。」（同上）

但是，無論是儒，還是道、佛，都不可能給病體垂危的盧照鄰找到精神出路，他最後連天地都懷疑了：「天道何從？自古多邛。爲臧兮匪祐，匪仁兮覆庸。」「天且不能自固，地且不能自持，安得而有萬物？安得而運四時？」彼山川與象緯，其孰爲之主司？生也既無其主，死也云其告誰？」（釋疾文命曰）他對傳統觀念產生了懷疑，所有的信仰都崩潰了，於是只好以沉疴難癒的病體去「泛滄浪兮不歸」，以自殺求得永遠的解脫了。

以上是盧照鄰的生平和思想概況。

二

盧照鄰的作品，流傳到宋、明已多散佚，現存只是原有的一小部分，以詩歌、騷賦成就較高。

我國傳統文學發展到初唐，出現了重要的轉機。一方面，齊、梁浮艷文風尚存，宮廷文學仍佔統

治地位，高宗龍朔前後詩壇流行的「上官體」就是它的代表。「上官體」的特點是「好以綺錯婉媚爲本」（舊唐書上官儀傳）。另一方面，南北朝末年已經出現的南北文學合流的勢頭越來越強，庾信已經「啟唐之先鞭」（楊慎升菴詩話卷九），經隋而至唐初，剛勁明快的詩風不絕如縷。太宗時，魏徵等人修前代史，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亦提出了南北合流、取長補短的主張（參隋書文學傳序等）。「四傑」在前人的基礎上大大前進了一步，他們不僅在理論上與代表齊梁餘風的「上官體」作鬭爭，批評它「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楊炯王勃集序），而且以自己風骨初備的創作，爲初、盛唐詩歌的徹底革新開闢着道路。「四傑」中，盧照鄰的貢獻是重要的，有的甚至是獨特的。

在詩歌理論上，盧照鄰最突出的成就，是批判模擬樂府詩的流習，提倡樂府「新題」。在樂府雜詩序中，他尖銳地指出，擬作樂府詩的結果，使得「落梅芳樹，共體千篇；隴水巫山，殊名一意」。互相沿襲舊題，模擬古辭，實際上完全窒息了漢魏樂府詩的生機，將其變成形式主義的文字遊戲。模擬現象在六朝是嚴重的：「潘、陸、顏、謝，蹈迷津而不歸；任、沈、江、劉，來亂轍而彌遠。」那麼出路何在呢？盧照鄰主張「發揮新題」、「開鑿古人」、「自我作古」。具體說來，就是他所表彰的賈言忠所作的「樂府雜詩」。所謂「雜詩」，即不拘流例、遇物即言、興起當時的詩歌（見文選王粲雜詩李善注）。由於賈言忠的「樂府雜詩」早佚，現已無法知其詳；但既稱之爲「新題」（一作「體」），或是以樂府舊題寫眼前事，使內容更新；或者徑如樂府雜詩序所舉到的蘇武詩、張衡四愁詩（文選皆歸於「雜

詩」那樣，直抒胸臆，不爲舊題所拘。總之，盧照鄰既稱創作這種「樂府雜詩」是「開鑿古人」，是「自我作古」，那顯然是與擬作樂府完全不同的一種創新。這個問題在初唐提出，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實際上爲李白以樂府舊題寫時事，杜甫即事名篇、不復倚傍的新題樂府，初步打下了理論基礎。

此外，盧照鄰還主張文章應隨時代而變化，不必「同條共貫」，反對「遞相毀譽」；並認爲創作須「妙諧鐘律，體會風騷」，「齊魯一變之道，唐虞百代之文，懸日月於胸懷，挫風雲於毫翰。含今古之制，扣宮徵之聲」，方能寫出有益於世的詩文（南陽公集序）。在文學形式上，他認爲應以「適意爲宗，雅愛清靈，不以繁詞爲貴」（駙馬都尉喬君集序）。並批評永明聲律論：「八病爰起，沈隱侯（即沈約）永作拘囚；四聲未分，梁武帝長爲聾俗。後生莫曉，更恨文律煩苛；知音者稀，常恐詞林交喪。」（南陽公集序）所有這些，在當時無疑都有震聾發聵的作用和糾偏補弊、甚至除舊佈新的意義。

楊炯王勃集序謂王勃批評「上官體」并「思革其弊」，當時參加這一鬭爭的「知音」、「知己」中，特別提到盧照鄰。那麼，前述盧照鄰的文學主張，當有着尖銳的現實針對性，而不是泛泛之論。盧照鄰在初唐詩歌革新中的重要地位，亦更顯而易見了。

盧照鄰不僅提出了革新詩文的主張，而且以自己的創作，部分地實踐了他的理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盧照鄰的詩歌，取材較廣泛，內容較扎實，思想性也較強。首先，他與王、楊、駱一樣，把詩歌的反

映面由宮廷拓展到了邊塞大漠。詩人早年曾出使西北，親臨塞外，故其邊塞之作頗具剛健之風：「應須駐白日，爲待戰方酣。」（戰城南）「不辭橫絕漠，流血幾時乾？」（紫騮馬）雖是樂府舊題，却寫得情真意切，表現了高亢的愛國熱情。詩人現存作品中沒有單純的寫景詩，但在紀行、抒懷、贈答諸作中，常以絢麗多彩的詩筆描繪祖國河山，其中有「石逕縈疑斷，回流映似空」的隴阪秦川風光（入秦川界）；有「長虹掩釣浦，落鴈下星洲」的渭水景色（晚渡渭橋寄示京邑遊好）。尤其是蜀中的山山水水，更像畫卷展現在讀者面前：蜀道是「層冰橫九折，積石凌七盤」（早度分水嶺）；蜀山是「飛泉如散玉，落日似懸金」（酬張少府柬之）；蜀水是「連沙飛白鷺，孤嶼嘯玄猿」（三月曲水宴）。那景象，那氣派，絕非宮廷臺閣的風花雪月可比。其次，盧照鄰在詩中歌頌了正直的品格和高尚的情操。在詠史四首中，他贊揚剛直不阿的季布和正氣凜然、視死如歸的朱雲，以爲「丈夫當如此，唯唯何足榮！」在長安古意中，他以清高自守的揚雄自況：「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他「不息惡木枝，不飲盜泉水」，而願做單棲梧桐的鳳凰（贈益府羣官）。他不樂奔競名利之途，而寧可「歸來事綠疇」（過東山谷口）。再次，詩人在許多詩作中，抒發了「才高位下」鬱鬱不得志的感慨。中下層知識分子受壓抑，沒有施展政治才能的機會，「四傑」都深引爲恨。這在封建社會中具有普遍性，因而反映這個主題的作品也具有普遍的社會意義。詩人在至望喜驢目言懷貽劍外知己中感慨道：「無繇召宣室，何以答吾君？」于時春也慨然有江湖之思，寄此贈柳九隴更其

憤激：「天子何時問？公卿本（亦）（不）憐。自哀還自樂，歸藪復歸田。」行路難看透了那種「一貴一賤」、「一生一死」的世態炎涼；首春貽京邑文士則表示「時來不假問，生死任交情」。這些作品都表現了深於涉世後的清醒認識，在深深的嘆惋中蘊藏了那麼多的不平和憤懣。

在詩歌藝術上，盧照鄰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如詠史四首古樸無華，七言歌行音節鏗鏘流轉，絕句不假雕飾，在當時都很難能可貴。歷來爲人稱許的長安古意尤其傑出。在這首七言長歌中，作者運用宮體詩的傳統寫法，以穠麗的筆墨多側面地描繪了長安的畸形繁華：公主王侯的驕奢無比，妖童媚女的恣情冶遊，將相王公的相互傾軋。對這一切令人眼花繚亂的世態，詩人皆投以冷眼，最後筆鋒一轉，將寂寥的揚子宅、芬芳的終南桂花推到讀者面前，使「繁華」立刻顯得污濁而令人憎惡。於是，一種新詩的內在張力，粉碎了宮體詩的外殼；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人格，蘊涵着歷久不衰的藝術魅力。

除詩歌外，盧照鄰還作有騷、賦和各類應用文。應用文中有三篇書信，基本上是散體，這在駢文佔統治地位的初唐十分罕見，是作者革新文章體制的初步嘗試。我們這裏對他的騷、賦略作探討。盧照鄰繼承六朝傳統，用短賦抒情，秋霖賦、雙槿樹賦、對蜀父老問等都寫得較好，能够體現出作者的個性。秋霖賦揭示了清貧與豪富、高尚與無恥的對立，與長安古意有相通之處。作者晚年用騷體寫的五悲、釋疾文，在當時影響較大，舊唐書本傳謂其「頗有騷人之風，甚爲文士所重」。盧照鄰在騷、賦中，集中抒發了鬱鬱失意和窮病潦倒的痛苦。作者晚年臥疾空谷，深爲病痛折磨，但他并不只是哀嘆

個人的不幸，而是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下揭露了這種社會現象的不合理：才智之士備受壓抑和摧殘。他上舉左丘明、賈誼、司馬遷等許多歷史人物的悲慘遭遇爲例，同時也舉到當代人王方、楊亨及自己的兄弟，皆「以方圓異用，遭遇殊時，故才高而位下，咸默默以遲遲」。究其根源所在，惟因權貴們「啾啾嚙嚙，口含天憲」，雖然平庸到不過是有竅的怪物，飽食終日的侏儒，但因執掌衡鏡典選大權，才士們便只能頓伏於閭巷，龍鍾於塵垢，終身不能得志（五悲才難）。早在爲新都尉時，作者在對蜀父老問中，就抒發了自己不得其用的痛苦。這種腐朽的社會現實，正如左思《詠史》詩所說的那樣，「由來非一朝」。作者痛恨之，鞭撻之，雖然還未能深入揭示造成這種社會現象的本質原因，但在今天無疑仍有一定的思想價值，使我們能從中看到封建社會「太平盛世」的陰暗面。

總之，盧照鄰的作品歌唱社會和人生，批判現實的不合理，走着與宮廷作家不同的創作道路。自詩經、楚辭以來，寫實和浪漫的優秀傳統，在他的創作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揚。盧照鄰爲革除齊梁以來的卑弱文風，同時又批判地繼承南北朝文學的積極成果，創造出唐代風骨兼備的新文學，作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盧照鄰與王勃等人一樣，完成了時代賦予他們的使命。因此，楊炯稱他爲「人間才傑」（王勃集序）；杜甫更贊美包括盧照鄰在內的「四傑」的作品爲「不廢江河萬古流」（戲爲六絕句），這些都是歷史的公允評價。

當然，盧照鄰由於時代的限制，沒有也不可能擺脫齊梁文風的影響。他畢竟是初唐開始走向革